

18

策划/傅廷煦 主编/吴向东

品艺

PUBLISH

03/11

PINYI
CULTURE
DEVELOPMENT

江西美术出版社

禅与诗画

名家王晓辉

蒙元宫廷中瓷器使用初探

杭州中国书画双年展梳理与思考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逸. 18吴向东主编. —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80-0773-9

I. ①品… II. ①吴… III. ①美术批评-中国-文集②中国画-美术批评-中国-文集 IV. ①

J052-53②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96533号

策 划 傅廷煦
主 编 吴向东
艺术总监 李文亮
艺术统筹 汪为新
执行主编 郑相君
副 主 编 郑小明
学术顾问 吴悦石 田黎明 刘进安 边平山
学术编委 孔戈野 雷子人
刘 墨
责任编辑 王大军 陈 东
装帧设计 品逸工作室
特约编辑 刘小峰 王清华 辛旭龙



[18]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 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邮 编 330025
监 制 品逸文化
合作媒体 南昌美术馆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9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0773-9
赣版权登字-06-2011-227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38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85381648

(品逸公司藏)
青铜鼓·汉



品寶笈精萃掇盛
世遺珍藉古以
鑑今溯源而開新

PIN BAO JI JING CUI DUO SHENG

SHI YI ZHEN JIE GU YI JIAN JIN SU

YUAN ER KAI XIN

品逸文化
PIN YI WEN HUA

[目 录] contents

[画道幽微]	禅与诗画 (一)	邢光祖 / 006
[名作鉴识]		/ 016
[故人散佚]	论道一家言	谢赫等 / 024
[翰香片玉]	西溪秋雪怀太鸿	许宏泉 / 026
	茅坤手扎赏析	/ 032
[材质流考]	蒙元宫廷中瓷器使用初探	施静非 / 034
[品逸纵谈]	快意斋论画	吴悦石 / 046
[国宝勾沉]	秋亭嘉树图/ 志宏谈国宝	任志宏 / 048
[画人琐记]	佛无灵	韦子恺 / 050
	理想居所	汪为新 / 053
[品逸轩台]	一个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梳理了什么	/ 055
[收藏逸事]	收藏之“癖”(一)	佚名 / 060
[品逸聚焦]	基因守护与笔墨幻化	史晓明 / 063
	云淡风轻	王有刚 / 085
[品逸撷华]	空而灵者	汪为新 / 103
	画家李云雷初识	飞天魔女 / 113
[品逸观察]	展览 / 市场 / 新闻 / 文摘	/ 120

18艺术专辑

品途

03 / 11
PINYI
CULTURE
DEVELOPMENT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逸. 18吴向东主编.—南昌: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480-0773-9
I. ①品… II. ①吴… III. ①美术批评—中国—文集②中国画—美术批评—中国—文集 IV. ①
J052-53②J21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6533号

策 划 傅廷煦
主 编 吴向东
艺术总监 李文亮
艺术统筹 汪为新
执行主编 郑相君
副 主 编 郑小明
学术顾问 吴悦石 田黎明 刘进安 边平山
学术编委 孔戈野 雷子人
刘 墨
责任编辑 王大军 陈 东
装帧设计 品逸工作室
特约编辑 刘小峰 王清华 辛旭龙



[18]

出版发行 江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南昌子安路66号
网 址 <http://www.jxfinearts.com>
邮 编 330025
监 制 品逸文化
合作媒体 品逸美术馆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雅迪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8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1年9月 第一版
印 次 2011年9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0-0773-9
赣版权登字-06-2011-227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38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85381648

[目 录] contents

[画道幽微]	禅与诗画 (一)	邢光祖 / 006
[名作鉴识]		/ 016
[故人散佚]	论道一家言	谢赫等 / 024
[翰香片玉]	西溪秋雪怀太鸿	许宏泉 / 026
	茅坤手札赏析	/ 032
[材质流考]	蒙元宫廷中瓷器使用初探	施静菲 / 034
[品逸纵谈]	快意斋论画	吴悦石 / 046
[国宝勾沉]	秋亭嘉树图/ 志宏谈国宝	任志宏 / 048
[画人琐记]	佛无灵	王子恺 / 050
	理想居所	汪为新 / 053
[品逸轩台]	一个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梳理了什么	/ 055
[收藏逸事]	收藏之“癖”(一)	佚名 / 060
[品逸聚焦]	基因守护与笔墨幻化	史晓明 / 063
	云淡风轻	王有刚 / 085
[品逸撷华]	室而灵者	汪为新 / 103
	画家李云雷初识	飞天魔女 / 110
[品逸观察]	展览 / 市场 / 新闻 / 文摘	/ 120

(品逸公同藏)
青铜鼓·汉



品寶笈精萃掇盛
世遺珍藉古以
鑑今溯源而開新

PIN BAO JI JING CUI DUO SHENG

SHI YI ZHEN JIE GU YI JIAN JIN SU

YUAN ER KAI XIN

品逸文化
PIN YI WEN HUA

禅与诗画（一）

HUA DAO YOU WEI

PINYI CULTURE

文 / 邢光祖

在中国艺术哲学的范畴内，有一种风靡骚坛艺苑的美学特质，足堪凌驾甚至曲包印度所说的“味”，与日本所说的“幽玄”的，应该是禅。禅是中国佛教十宗之一的名称，但其引用，并不局限于宗教。禅在中国词人画家之中，已经成为通用的习语；禅的风趣，自第五世纪甚至魏晋以来，即弥漫在中国的诗词与文评之内。禅是中国美学上的重要原理之一，1000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诗画，曾发生绝大的影响，并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现正开始流行于西方了。

所谓禅，不是语言文学所能表达的，所以禅家自始便有“不立文字”与“不执文字”的训戒，甚且揭出“语言道断，心行处灭”之说。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禅是一种神秘的经验或境界。从经验来说，禅是自性的灵照；从境界来说，禅是实质的真空；从整体来说，禅是“无念为宗，无住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所以道尽大地是真空，遍法界是妙用，且道是甚么人用得？四时运转，日月长明，法本无迁，道无方所，随缘自在，逐物升沉，此土他方入凡入圣”。在这里，我们可以约略指出，西洋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天人的感会，而禅的神秘经验，是一种心物的契合，正唯如此，西洋的神秘经验，具有宗教的色彩，而禅的神秘经验，只是内心的自证。

一切神秘经验包括文艺上的美的经验及诗的经验，大抵均已超出智识论理的范围，端赖中国禅家所说的“悟”，或西洋所说的“直觉”，才能获致。因此，通度神学禅道与文学艺术的桥梁，在中国是

“悟”，在西洋是“直觉”，在当代文艺心理学上是所谓“灵照”。这种“悟”，“直觉”或“灵照”，有如钻石出火，云开电射，是熏修的顿超，是三味的解会，也是一切创作的发轫。

在宗教的神秘经验里，我们所悟所觉所照的，西洋自柏拉图以来，简称为“灵”，人格化以后则称之为“上帝”。在禅的神秘经验里，我们所悟所觉所照的，禅家自达摩以来，简称为“心”，人格化以后则称之为“佛”。中国人常把“心”与“灵”连用，足见中西在定名上并无杆格，暗中相合。不论是心，不论是灵，其本体与现象，我们应该承认是“空”的，是“无”的；因为是空的，是无的，所以我们的的心灵才能摄取宇宙万物及大地山河，才能辐射宇宙万物及大地山河；因为是空的，是无的，所以我们的的心灵才可以有创造的活动；因为是空的，是无的，所以我们的的心灵的创造活动，才能随缘自在，神通妙用。

我们的心灵，跟它与天感会与物契合的神秘经验或境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难以捉摸的。这种心灵的经验或境界，不是理性所能理会，也不是概念所能概括的，不是感官所能感到，也不是推理所能推知的，这种心灵的经验或境界，是藉超越理性与概念，感官与推理



能力范围以外的悟性体会出来的。所谓悟，根据铃木居士的义解，是“般若的直觉”，或按照法国当代文艺批评家马理丹（Jacques Maritain）的剖析，是“创造性的直觉”。在这般若或创造性的直觉中，所有心之与物，法之与相，意



之与象，性之与情，事之与理，境之与遇，因之与缘，有之与无，虚之与实，体之与用，动之与静，本之与末，知之与行，有我与无我，主观与客观，抽象与具体，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相对与绝对，普遍与个别，方法与目的，入世与出世，宇宙观与人生观，圆觉融通，完全合一，这是中国禅学的特征，也是中国精神之所在。

中国自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以至东汉初年佛教的传入，这段时间，大抵可说是禅学的先意识时代。从孔子的删修诗书，抵于老庄的绝圣弃智，相信达摩即使不曾东来，中国也许会单独产生诸如禅学的一类学术。就源流而论，“人何以知‘道’？曰‘心’”，所谓“格致诚正”，所谓“至诚”“尽性”（“中庸”），所谓道返一元，所谓归真返璞，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可

说“三界唯心”的张本。就功夫而言，“论语”所谓“默而识之”，“大学”所谓定静安虑得，“中庸”所谓“至诚无息”，“至诚如神”，老子所谓“清静无为”，管子所谓静精独明神，荀子所谓“虚一而静”，庄子所谓虚静动得，再如黄帝之遗珠，丈人之承蜩，颜子之心斋坐忘，仲尼之用志凝神，这些也可说佛家“止观”的实例。至于孔子所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以及庄子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这些可说是“不立文字”“不著文字”“不执文字”的先声。而子思所标举“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天之道，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人之道的区别，与佛学上“般若”与“思维”的相对，几堪相当，尤属难能；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似已直入禅家的悟门，这是彼邦铃木诸家之所忽略或未能及见的。此外，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触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又：“殷（浩）谢（安）诸人共集，谢因问殷：‘眼往属万形，万形来入眼不？’”又：“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不？’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荀子不得答而去。”又：“殷荊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邪？’远公笑而不答”。这些对答。”远在达摩东来以前，虽说是论诗论易论事，然在不约而同的作略上，可说上接释尊

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旨，下开后来禅家勘验造詣，机锋转语之风，具有参禅参悟同等的意趣。禅之得以独标于中国，得以弘扬于斯土，原因在此。

把禅有系统地援用到中国文艺批评上，论者大都公推南宋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的严羽。因为严氏在其所著《沧浪诗话》内开宗明义，指出“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来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深浅，有分限，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澈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又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讽咏，以为之本；乃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而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此乃是从顶上做来，谓之向上一路，谓之直截根源，谓之顿门，谓之单刀直入也。”又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

矣。”在这几段文字中，严氏非但把诗家源流与禅学演变相提并论，并且以禅家日常用语，转而论诗。其尤不可多得的，便是严氏拈出诗有别裁非关书，诗有别趣非关理，与禅家之不尚经论，不尚冥想，正复相同，然后揭出“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从超越知识理论的“妙悟”上，把禅与诗贯串在一起。如果所谓“妙悟”，相当西洋近代艺术哲学上的“直觉”，最上乘的直觉的话，严氏也远在德国贾考壁（Jacobi）、法国柏格森（Bergson）及意国葛罗齐（Croce）之先。严氏非但把这种最上乘的直觉通之於诗，并且指出妙悟之外，还有神韵，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严氏是王渔洋、铃木的先导。

然而在文评上正式导启以禅论诗的，不是严羽，而是唐代天宝大历年间与颜真卿同时的僧皎然。他在“诗式”中论“文章宗旨”时，指谢灵运得“空王之道助”；论“取境”则谓“不思而得”，“宛若神助”；论“文外之旨”，以“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为“诣道之极”。至其论诗，拈出“七德”，辨体则标举“一十九字”，当系“二十四诗品”的先河；所谓“文外之旨”，也是“味在咸酸之外”的先声；而司空图的《诗品》及其诗论，是严羽《沧浪诗话》的远绍，已经成为我国文艺批评史上的公论。所以在中国文评上以禅论诗的达摩，不是严羽，而是皎然。除此以外，在严氏之前，拈出禅与悟以论诗的，如苏东坡“借好诗销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范温谓：“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悟入，如古人文章，有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他妙处。”又说：“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藏。”李端叔谓：“得句如得仙，悟笔如悟禅。”又谓：“说禅作诗并无差别，但打得过者

绝少。”吕本中说：“作文必要悟入，悟入必自功夫中来；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矣。”又谓：“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功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老专意此事，未尝稍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曾畿说：“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韩驹说：“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来皆成章。”又说：“诗道如佛法，当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唯知者可以语此。”吴思道、赵章泉及龚圣任七绝诗均谓：“学诗浑似学参禅。”陆放翁说：“学诗大略似参禅，且下功夫二十年。”葛天民说：“参禅学诗无两法，死蛇解弄活泼泼，气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动全生杀。”杨梦信说：“学诗元不离参禅，万象森罗总现前，触著见成佳句子，随机便天然。”姚鼐说：“邹郎雅意耽诗句，多似参禅有悟无。”徐山玉诗：“文章有皮有骨体，欲参此语如参禅，我从诸老得印可，妙处可悟不可传。”叶少蕴于其“石林诗话”内亦曾直接引用禅宗语来论杜甫诗，他说：“禅宗论云间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流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以‘波漂菰米沉云黑，露泣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门回，五月红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凡上所引，无一不在严羽之先。大抵严氏以禅论诗以禅喻诗的主张，虽说是远绍司空表圣，然自北宋以至南宋，禅与诗

并论，已经蔚为风气。严氏是集此中大成者。

回溯严氏生长在江西派盛行的时代，当时一般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押韵必讲出处，用事必拘来历，严氏《沧浪诗话》首章曰“诗辨”，是专为针对当时的颓风而作。借禅以为喻，推原以为法，首在挽救诗学一时的流弊。当时与严氏论诗相合的，有李贾、方岳及戴复古等人，戴氏且有“赠二严诗”：“前年得严粲，今年得严羽，自我得二严，牛铎谐钟吕”；严氏等以性情为主，以盛唐为宗的诗论，几可与江西诗派相对峙。到了明代，拥严的前有李东阳，继有李梦阳、何景明，后有王世贞、胡元端；尤以胡氏拥严最力。他说：“南渡人才，远非前宋之比，乃谈诗独冠古今。严仪卿崛起烬余，涤除榛棘，如西来一苇，大畅玄风，昭代声诗，上追唐汉，实有赖焉。”胡氏非但喻严羽为达摩西来，并谓其论诗“独探玄珠”。迨抵清代，反对严羽的有钱谦益、冯班及吴乔诸子，至康熙年间王渔洋出，承袭沧浪的余绪，特标神韵的诗派，使禅道诗学的光焰愈炽。所以从中国文评史而言，自晚

